

校园文学丛书

寂寞的歌者

韩笑纹◎著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寂寞的歌者/韩笑纹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5. 9
(校园文学丛书. 生命如歌)
ISBN 7-5075-1905-8

I. 寂... II. 韩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6156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邮编: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络实名名称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cs@263.net

电话: 010-63370164 63370169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 78 印张 96 千字

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: 0001--5000 册

(全十册) 定价: 198 元



目 录

白皮鞋	(1)
小 站	(11)
咖啡馆	(15)
人约黄昏后	(18)
爸爸的后背	(21)
难忘除夕	(24)
人鼠情	(27)
寂寞的歌者	(32)
灞柳轻摇	(42)
延安三记	(46)
山水之间总是情	(53)
冬日晨曲	(57)
如何做个现代的好女人	(61)
我最近有点烦	(65)



寂

寞
的

歌

者

- 虚拟的情感 (68)
- 瓦当艺术 (71)
- 我也有个小收藏 (75)
- 相依到天涯 (78)
- 人生的承诺 (107)
- 对不起，妈妈 (117)
- 多年以前 (126)
- 虚 惊 (145)
- 只差一步的幸福 (153)

白皮鞋



白皮鞋



海滨的天气就像是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，刚才还是晴空万里转眼之间却又阴云密布，接着便下起了瓢泼大雨。

喧闹的海滩一下子变得混乱了，人们争先恐后地从海里跑上岸来，穿过沙滩钻进了路旁的屋子里。不一会儿，刚才还是冷冷清清的饭馆、商店，便乌泱泱地挤满了人。

我随着人群挤进了一间不大的餐馆，里面已有一大群人，他们大都穿着游泳衣裤，赤着脚，怀里抱着衣服，浑身向下淌着水，把地板弄得湿漉漉的。我的衣服也都湿了，紧巴巴地贴在身上，尤其是脚下的那双款式新颖的白色皮凉鞋粘满了沙子和泥巴，显得比平时厚了许多，早已失去了它华丽的色彩。这双鞋是



寂
寞
的
歌
者

丈夫年初从法国买回来送给我的四十岁生日礼物，平时一直舍不得穿，这次到海滨开会，才决定穿上它到海边照几张相片。可会议日程安排满满的，好不容易今天结束，傍晚就要回京了，才趁午睡的时候拉着同屋的小李子跑到海边来拍照，谁想到还没照几张就遇到了这场雨。

我心疼地低头看着我的鞋，使劲用脚在地上又蹭又踩，还从包里掏出張纸巾，弯下腰去擦粘在鞋上的黑泥，可越擦泥印儿面积越大，本来还是一疙瘩一块的，现在却都均匀地抹在了鞋上，那模样真是惨不忍睹，边上一个小伙子看着我说：“大姐，等干了再擦吧，您这么擦，不是越擦越黏糊吗！”

我没有理睬这位好心的小伙子，扭头向窗外望去，刚才还是碧波万顷的海面，现在却是灰蒙蒙的一片，远处的岛屿和点点帆影均不见了踪迹。天和海混为一体，唯有岸边的滚滚白浪一排追着一排，永无休止地涌向海岸……

雨似乎已不像刚才那么狂暴，大块的云朵飞快地飘向大海。沙滩上已经有三三两两的人在细雨中嬉戏

白皮鞋



打闹，门前的路上也已有有人在匆匆行走。我走到门口，正在犹豫是否冒雨赶回住处，忽然看见小李子从那边跑来，只见她赤着脚，双手抱在胸前搂着照相机和鞋子，躬着背缩着头一溜小跑，我赶快大声招呼她。

“唉呀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，叫我好找？”她一边嚷嚷着一边跑了过来，一头湿漉漉的短发紧贴在脸上，发尖上还挂着点点晶莹的水滴。

“雨下得这么急，我就跟着人群稀里糊涂地跑到这儿来了。我还找你呢！”

“我看见前面有个穿红衣服的以为是你呢，就跟着跑过去了。等到了跟前一看，敢情是个男的。没办法，我就自己进了那边的商店。”小李子边说边咯咯地笑着，眼光顺着我的身体往下滑。

“哟，瞧你的鞋，怎么脏成这个样子，你干嘛不脱下来呀。”

“咳，当时顾不上了，深一脚浅一脚的跑着躲雨呗。”

“没事儿，等会儿找个鞋摊儿好好擦擦。”经小李子一提醒，我想起了刚才过来时，那边确实有几个擦



白皮鞋



过去了，照片拍完了，歌也唱完了，我们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这令人迷醉的海滩。

赤着脚走在温热湿润的柏油路上，还真挺舒服。富有弹性的路面把温度顺着脚底传遍了我的全身，浑身上下都觉得轻快而充满活力。

快到住地了，忽然一个轻柔而细小的声音从旁边传了过来。

“阿姨，擦擦鞋吧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扭头一看，路旁的树底下摆着四、五个小摊，有男有女，他们的面前都放着一个纸箱子，上面摆着鞋油和刷子。问我的的是个小姑娘，看上去也就十三、四岁的样子，黑瘦的脸上嵌着一对亮亮的大眼睛，扑闪扑闪地露着笑意，紧盯着我的眼光里流露出一种急切的神情。

我们站住了，小李说：“你就在这儿把鞋擦了吧，我先回去收拾东西，时间还富裕。”

我把鞋递给了小姑娘，坐在了她旁边的一个小凳子上。这个小木凳被一条锈迹斑斑的铁链拴在一棵树上，看样子这儿是她的固定营业场所。



她接过皮鞋，翻转着看了看，然后拿起一块布，开始擦上面的泥痕。

“阿姨，您是从北京来的吧？”小姑娘羡慕地问。

“是呀。”

“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北京人就是不一样。”她抬起头来冲我甜甜的一笑，“您是来旅游吗？”

“不，我是来开会，今天就回北京。”

“我们这儿好玩吗？肯定没北京好。听说北京可大了，在大街上走都能转迷糊喽。”

她的嘴不停地说着，手也不停地干着。

“阿姨，您住哪儿啦？”

“就前面那座红顶的楼。”我手指着前方。

她头也没抬，依然麻俐地擦着鞋。

我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瘦小黑红的小姑娘。她梳着两条不长的小辫子，头发有些枯黄，还很零乱，身上穿一件掉了色的红底黑花小布褂，下面是一条显然用大人的裤子剪短的兰布半截裤，脚上是一双旧的塑料拖鞋。

“你多大了？”这回该我发问了。

白皮鞋



“十三。”她依旧没有抬头。

“怎么没上学呢？”

“……”她沉默着，没有回答。

我也沉默了，不知怎的，看她低着头擦鞋的样子，我一下子想起了自己十三岁的女儿，她正在干什么呢？

“啪，”一颗豆大的雨点落到了我面前的纸箱上，紧接着我看到灰白色的柏油路上接二连三地落下了密密麻麻的雨滴。

“倒霉，雨又来了。”我心里暗暗叨咕着站起身来。

“阿姨，您快去那边的门洞里躲躲雨，俺们这儿的雨来的可猛啦！”小姑娘一边冲我说一边麻俐的往纸箱里装东西。

我赶忙用手遮着头向路边的那个大门跑去，等我刚跑进门里，雨就像泼水一样从天而降。喘息间，我向树下望去，只见木凳还在，小姑娘和纸箱都已经不见了。我睁大眼睛透过雨幕向路的两边张望，刚才还是人来人往的路上，此时已空无一人，显得空旷而又寂静。一阵风吹来，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。



寂
寞
的
歌
者

好在没多一会儿，雨变小了。我已顾不得那么多，急忙冲出大门，顺着路向回跑去，只要是有人避雨的地方，我都要进去看看，可是没有那个小姑娘。我又回到她的专用小木凳旁，依旧是没人。这时，雨已停了，别的擦鞋摊上已经有人在继续擦鞋了，可唯独小姑娘这儿，依旧只有那个被铁链拴在树上的木凳。

我无奈地看了看表，已经是四点五十分了，小李可能早等得着急了，我只好慢慢的向住地走去。

五点二十分，我提着旅行包和小李一起走出了大门。我还想上刚才擦皮鞋的摊上看一看，做最后的一次努力。

当我走下台阶时，我一下子呆住了。我分明看见了一个瘦小黑红的小姑娘，梳着两条零乱的小辫子，坐在台阶上，斜靠着墙在打盹儿，她的身边放着那只小纸箱，两手放在胸前紧搂着一个黑布包。

我急忙走过去，用手轻轻推了推她的肩膀，她醒了，慢慢坐直了身子，抬起头来用惺松的睡眼盯住我的脸，霎那间，她的眼光明亮了，脸上又露出了那甜甜的微笑。

白皮鞋



“对不起，阿姨，让您着急了吧。刚才下雨把我盒子里的布都淋湿了，擦完鞋一点也不透亮，我就跑回家找了块干布又擦了一遍。”她边说边打开了胸前的黑布包，里面正是我那双心爱的白皮鞋。“我怕您走了，就一直坐在这儿等您。”她把鞋递到了我的手里。

我双手接过了白皮鞋，那鞋还带着微微的热气。鞋被擦的洁白透亮，光彩如初，连鞋底都是干干净净的不见一粒沙子。我竟不知说什么好，就在我发愣的时候，小姑娘忽然向我伸出了一支纤细的手指。

“阿姨，钱，一块钱。”

我一下子回过神来，慌忙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十元的钞票，放到了她那只并不十分干净的小手里。

她为难地看着我，“阿姨，我找不开。”

我拍着她的小肩膀，“不用找了，我还要谢谢您呢。”

她又笑了，那甜甜的微笑既灿烂又轻松。她弯下腰抱起她的小纸箱，欢快地说：“谢谢阿姨，再见啦！”然后转过身去，蹦蹦跳跳地走了。



寂
寞
的
歌
者

我站在那里，双手抱着那双白皮鞋，凝神望着小姑娘渐渐远去的瘦小身影，望着她那被海风吹舞着的枯发，直到她消失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后面。

小 站



小 站



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夏季，我来到了西北边陲的古丝绸之路上。由于贪恋这古朴苍凉的韵味，直至长河落日时分，我才问清了距我最近的一个车站还要西行二十多里。于是，饱餐一顿后，便在茫茫暮色里踏上了荒原之路。

大西北的夜色寂静而又清爽，夏日的风从北方吹来，扫光了白天的暑气，无数颗星星在深兰色的苍穹上闪闪发光。我背着行囊沿着两条泛着黝光的铁轨向前走着，脚步显得有些沉重。

远处的黑暗中时隐时现的出现了一丝光亮，像是神秘童话中的境界。我心头一振，加快了步伐。终于，我看清了，那片灯光竟然是一座小站。

就像在全国随处可见的小站一样，十几米的木栅



寂
寞
的
歌
者

栏分出了站里和站外，两间孤零零的黄色小房，在这广袤的荒原上显得寂寞而又孤独。一圈杨树从三面包围着小站，夜风吹过，树叶发出哗哗的声响。

我走进候车室，二十多米的屋子里空荡荡的，通向另一间屋子有一扇门，还有一个售票的小窗口，都紧紧地关闭着。我放下行囊，敲了敲售票口的小窗，只见那扇小门开了，从屋里走出一个人来，他五十多岁，高高的身材，非常魁梧，红黑的面庞上蓄着浓浓的连腮胡子，一个典型的西北汉子。但他一说话却令我大吃一惊，一口纯正标准的北京口音。当他得知我也是北京人时，看得出他也非常高兴。从他嘴里我知道了这个小站只有一列客车隔天才停一分钟，而今天下午那趟车才走，所以我要坐客车只有等到后天下午才能离开这里。

看到我失望的样子，他乐了，说：“别着急，你今儿晚先住我这儿，明天早晨六点有趟货车，我跟车长打个招呼，你搭那趟车走。”他边说着，边帮我拿着行李进了里屋。

他很健谈，从谈话里，我知道他姓王，是三十多

小 站



年前来这儿插队的北京知青，后来在当地参加了工作，就在这儿管理这个小站。问他为什么不回北京，他说他厌倦了北京的喧闹与杂乱。

一阵电铃声响起，他起身拿着信号旗走出了屋门。我隔着玻璃看见他站在铁路边举着绿色的旗，一会儿，一列火车风驰电掣的从他身边呼啸而过，直到最后一节车厢过去，他才回到屋里。

“我这活儿不累，但却离不开人。每天二十多趟车，都得安全迎送，责任也挺大。好在我喜欢这种清静的日子，所以也不觉得怎么孤单。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，问出了一个敏感的话题：“你的家人呢？他们能让你老呆在这儿吗？”

他的眼光忽然有些暗淡，他点燃了一支烟，猛吸了两口。

“我早已没有家人了。父母远在北京，而且也早已过世。媳妇有过，但也死了，就在我们结婚后的第三年，宫外孕，后来大出血。唉，路远不好走哇，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，就在我怀里咽的气。”他看似淡淡的说着。

